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東坡易傳卷六七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丁緯

東坡易傳卷六

宋 蘇軾 撰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極盛之時也天下既平其勢必至於極盛故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者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

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虧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豐者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溢聖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曰爲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故易至於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與艮相遇則曰无折獄无留獄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凡人智生於憂患而愚生於安佚豐之患常在於闇故爻皆以明闇為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離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則所謂豐而闇者也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闇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之所在也而九四非其配故曰配主旬之為言猶曰周浹云爾尚配

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安於闇者也方其患蔽而求發則雖兩剛可以相受故曰往有尚言其與配同也及其闇去而明全離之功既周浹矣則當去之既浹而不去則有相疑之災九四之為人可與共憂患而不可與同安樂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原書卷次訛誤

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見斗闇之甚也沛旆也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明闇雜者也六五之謂蔀上六之謂沛何也二者皆陰也而六五處中居闇以求明上六處高强明以自用六二之適五也適於全蔽而甚闇者也夫蔽全則患蔽也深闇甚則求明也力六五之闇不發則已發之則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以陰適陰其始未有不疑者也六二雖陰而所以爲離明之所自出也故始疑而終信也若夫九三

之適上六則適於明闇雜者也用人則不能自用則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雜以為无時而可發也為之用乎則不可不為之用乎則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後免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夷等夷也初九之謂夷主不得其配而得其類也幽不明者以言其闇之甚而不雜吉行者言初九之不

可以久留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陰居陽有章者也而能來六二之明故曰來章借明於人而譽歸於已君子予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翔於天際自以為明之至也而其闇則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豐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

莫為之用豈真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也三歲不覿其自以為明者窮矣故凶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六二六五二陰據用事之地而九三九四上九三陽寓於其間所以為旅也小者為主而大者為旅為主者以得中而順乎剛為亨故曰小亨為旅者以居

貞而不取為吉故曰旅貞吉止而麗乎明則居貞而不取之謂也貞吉者指三陽非二陰為主者之事也故特曰旅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羈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則相依自六二至上九皆陰陽相隣而初獨孑然處六二之下其細已甚故曰旅瑣瑣也斯隷也六二近於九三三之所取也初六窮

而无依隸於六二役於九三三焚二次幷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九三之所即以為次也因三之資以隸初六故曰得童僕貞初六雖四之應而四為三所隅終无尤之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

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下初六也六二我之次也而初隷於二懷二而并有之則初亦我之童僕矣九三以剛居上見得而忘義焚二以取初則一舉而兩失之矣

九四旅於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資斧所以除荆棘治次舍也九四剛而失位所乘者九三有資斧而无地者也故處而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居二陽之間可以德懷不可以力取如以一矢射兩雉理无兼獲得四則失上矣若不志於取亡矢而不射則夫二陽者皆可以其功譽而爵命之非獨得四可以及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於易終莫之聞也

九三次於六二之上上九巢於六五之上皆以剛臨

柔六二六五皆无應而在我下其勢必與我上九九三知其无應而必我與也故易而取之九三焚其次上九焚其巢其為不義一也而三止於貞厲上至於號咷之凶者六五旅之主也離之象曰畜牝牛吉六五之謂牛矣易五以喪牛終莫之聞者驕亢之罪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

君子和而不同以巽繼巽小人之道也无施而可故

用於中命而已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所以為巽者初與四也二五雖據用事之地而權不在焉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與四而後得志也權雖在初與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言必順二五而後亨也利有攸往為二五用也利見大人見九五也有其權而无其位非

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之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重也兩風相因是謂隨風申命之象也古之為令者必反覆申明之然後事必行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有其權而无其位九二九三之所病故疑而進退也小人而權在焉則易謂之武人武人負其力而

不貞於君志亂也及其治也則以貞於其君為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能下人者也知權在初六故巽於牀下下之而求用也初六武人也方且進退我則下之而求其用故求者紛然而用者不力譬之用史巫將以求福於神神之降福未可知而史巫先享其利也故吉而後无咎紛然而求人者非吉之道也其所以

吉者居得其中用事之地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以陽居陽而非用事之地也知權之在初六也下之則心不服制之則力不能故頻處以待之復之六三不能止初九之為復也故頻復巽之九三不能止初六之為巽也故頻巽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有其權而无其位者與初六均也蓋亦居可疑

之地矣而有九五以為之主坦然以正待之故悔亡

九五不求而六四自求用故其用也力譬之於田田者盡力以獲禽而利歸於君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君子不勞而獲三品其與史巫之功亦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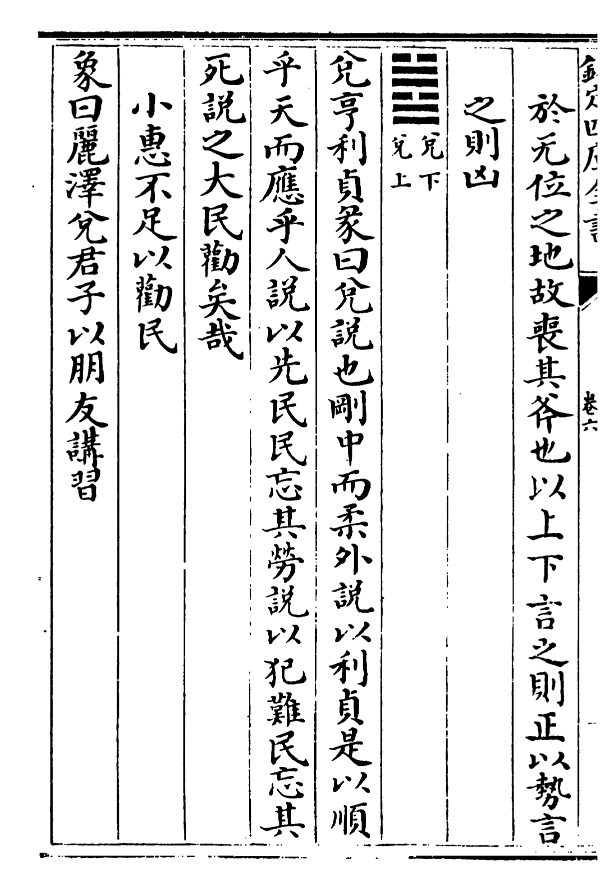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履中正之位進不頻蹙以忌四退不過巽以下

之蓋貞而已矣此四所以心服而為之用也是以吉且悔亡而无不利无不利者四與五皆利也九五之德如此故有後庚之終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九二以陽居陰上九處巽之極故皆巽於牀下而上九陽亢於上非能下人者也九二之巽將以用初六而上九之巽將以圖六四也有用斧之意焉特以處



於无位之地故喪其斧也以上下言之則正以勢言之則凶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小惠不足以勸民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取其樂而不流者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説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為利也初九以逺之而无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而後悔亡文子而實不予所以信於初九也

六三來兊凶象曰來兊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五兊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疢不如惡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隂者也故曰商兊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

九五孚於剥有厲象曰孚於剥位正當也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六三上六皆兊之小人以隂為質以説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説為兊者故曰來兊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兊者也故曰引兊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於剝剝者五隂而消一陽也工六之害何至於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於難知之小人其至於剝豈足怪

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亂也潰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樂為此葢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復水將自擇其所安而歸焉古之善治者未甞與民爭而聽其自擇然後從而導之渙之為言天下流離渙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經營四方之不暇而其彖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亨於帝立廟何也曰犯難而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媮者衆之所恃也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

爭而自為長久之計宗廟既立亨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剛來而不窮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渙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然猶未免乎渙王假有廟謂五也王至於有廟而後可以涉大川於是渙始有所歸矣有所歸而後有川有川而後可涉乘木乘舟也舟之所行川之所在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初六用拯馬壯

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在險中得初六而安故曰用拯馬壯吉明夷之六二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上六之傷渙之初六有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險故象皆以為順言其忠順之至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初六而安是謂机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之世民无常主六三有應於上志在外者也而近於九二二者必爭焉故渙其躬无所適從惟有道者是予而後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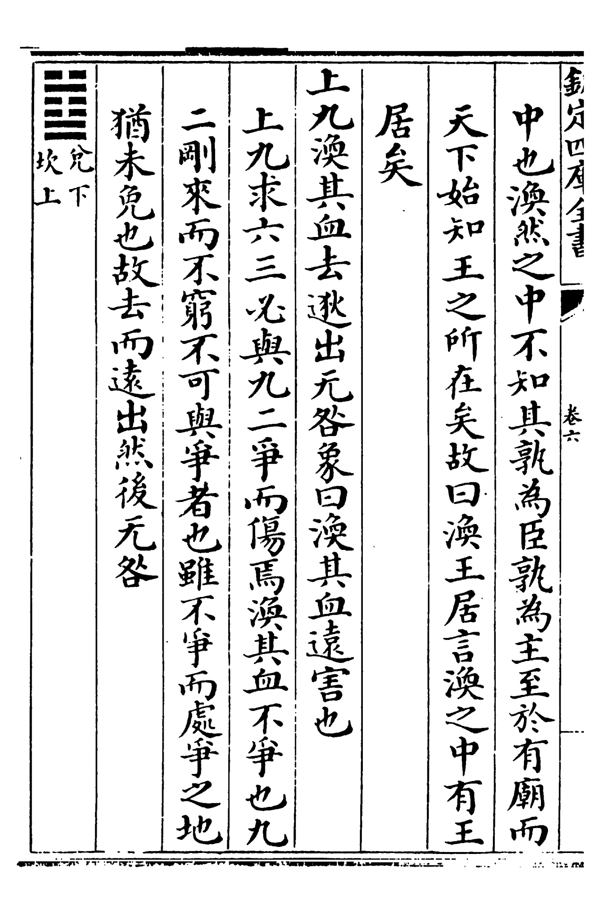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上九之有六三者以應也九五之有六四九二之有初六者以近也皆有以羣之渙而至於羣天下始有可收之漸其德大者其所羣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羣

也小小者合於大大者合於一是謂渙其羣也近五而得位則四之所羣者最大也因君以得民有民以自封殖是謂丘也夷平也民之蕩蕩焉未有所適從者也彼方不知其所從而我則為丘以聚之豈夷者之所思哉民之所思思夫有德而爭民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汗取其周浹而不反也宗廟既立亨帝之位定而大號令出焉其曰渙王居何也象曰王假有廟王乃在



中也渙然之中不知其孰為臣孰為主至於有廟而天下始知王之所在矣故曰渙王居言渙之中有王居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旡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求六三必與九二爭而傷焉渙其血不爭也九二剛來而不窮不可與爭者也雖不爭而處爭之地猶未免也故去而遠出然後旡咎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剛柔分者兌下而坎上也剛得中者謂二五也此所以爲節亨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謂六三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謂九二也兌施節於坎故曰說以行險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

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數度者其政事也德行者其教化也皆所以為民物之節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者事之會也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言无節者不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莫也澤

上有水節以澤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九二六三澤也節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節於人者也節之於初九則太早節之於六三則太莫故九二者施節之時當發之會也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為无咎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為凶言當通也至是而不通則失時而至於極六三是也是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故孔子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旡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咨嗟而節之以為不可不節也九二之節節於未滿節之者樂見節者甘焉六三之節節於既溢節之者嗟見節者苦焉苦節者人之所不能堪而人終莫之咎者知六三之不得已也嗟者不得已之見於外者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承節於九五在其上不在其身故六四安焉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畜而至於極然後節之其節也必爭九二施節於不爭之中此九五之所樂也故曰甘節樂則流甘則壞故以往適上六陰陽相配甘苦相濟為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易有凶而无咎者大過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則未有凶而能悔亡者亦如人之未有既死而病愈者也

上六貞凶悔亡者何也凶者六三悔亡者上六也是以知節者在坎而見節者之在兌也六三施苦節於我出於不得已則无咎以是為正則凶矣而我悔亡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中孚信也而謂之中孚者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也必柔內而剛外然則頤曷為不

中孚也曰内无陽不生故必柔内而剛外且剛得中然後為中孚也剛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内則静而久此羽蟲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説輔之以巽而民化矣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信之及民容有偽其及豚魚不容有偽也至於豚魚皆吉則其信也至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易至於巽在上而云涉川者其言必及木益之彖曰木道乃行渙之彖曰乘木有功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以明此巽之功也以巽行兊乘天下之至順而行於人之所説必无心者也舟虚者无心之謂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道不容僞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化邦之時不可以用刑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虞戒也燕安也六四初九之應也而近於五為五所攣所謂它也六四不專於應而有心於五其色不安此必變者也初九及其未變而戒之不輕往應則遠於爭矣故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此中孚也而爻未有能中孚者也中孚者必正而一

靜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應而相求九五无應而求人者也皆非所謂正而一靜而久者也惟九二以剛履柔伏於二陰之下端慤无求而物自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而子和者天也未有能使之者也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有爵者求我之辭也彼求我而我不求之之謂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履非其位雖應在上九而上九非下我者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之求之必過五五无應而寇我故曰得敵也得敵而躁躁而失常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初九以應而從我九五以近而攣我一陰而當二陽之求盛之至也故曰月幾望月幾望者非四之所任也故必捨五而從初如有二馬而亡其一然後无咎

類五也四與五皆巽也故得稱類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有孚者六四也自五言之則以得四為无咎非應而求從必攣而後固特以其位當是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於天貞凶象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翰音飛且鳴者也凡羽蟲之飛且鳴者其飛不長雉雞之類是也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飛而求顯鳴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於天九二在陰而子和上

九飛鳴而登天其道蓋相反也惟不下從隂得陽之正故曰貞凶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隂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内謂之小過小過者君弱而臣强之世也小者過而亨則大者失位而否矣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彖之所謂利貞則象之所謂過乎恭儉與哀者時當然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小過者臣强而專小事雖專之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於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鳥之飛也上窮而忘返其身遠矣而獨遺其音臣之僭也必孤其君遠其民使其君如飛鳥之上窮使其民聞君之聲不見其形也而後得志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小過之世其臣則逆而其民順故不宜上宜下上則无民而主孤下則近民而君強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小過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貶以張君父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為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飛鳥見以於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卦合而言之小過者臣強之世也爻别而觀之六五當強臣六二以隂居隂臣強而不僭者也大過以夫妻為君臣而小過寄之祖與妣者大過君驕故自君父言之而小過臣強故為臣子之辭其義一也曰不幸而過其祖矣而猶遇其妣妣未有不助祖者也不幸而不及其君矣而猶遇其臣臣未有不忠於其君

者也故小過之世君弱而不能為政臣得專之者惟六二也然而於祖曰過於君曰不及者以見臣之不可過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陽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與二也四之所臣者五與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故曰

弑或曰戕弑者其所從來有漸而戕者一朝一夕之故也六二强臣也而未之過九三剛而不中莫能容也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言六二弗過而九三疑之故或從而戕其居謂之戕者以明二本无意於逆咎在三也九四以陽居隂可謂无咎矣然而失位自卑臣雖弗過我則開之過逢也臣未僭而逢其惡故曰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言九四失位而往從五危而非正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者其勢不可復下之辭也六五之權足以為密雲而終不為雨次於西郊而不行豈真不能哉其謀深也强臣之欲為變也憂在内是故見利而不為見益而不取緼畜以自厚持满而不發者凡皆以遂其深謀也當是時也必有穴其間而為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茍无意於為盜莫若

取其在亢者以自明於天下而天下信之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至於是則亢而不可復返也故曰弗遇過之言君雖不逢其惡而臣自僭也離遭也君失其政而臣得之其所從來遠矣而憂患集於我非我失政而遭其凶者天禍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凡隂陽各安其所則靜而不用將發其用必有以藴之者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達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隂皆乘陽陽欲進而不遂此陽之所以奮其力也火致其怒雖險必達陽奮其力雖難必遂此所以為既濟也故曰既濟亨小者亨也言小者皆在上而亨大者皆在下而否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坎上而離下剛柔正也隂皆居隂陽皆居陽位當也

剛柔正而位當則小者不可復進以貞為利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柔皆乘剛非正也以濟則可既濟則當變而反其正

以此終焉止而不變則亂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者難平而安樂之世也憂患常生於此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濟者皆自內適外故既濟未濟皆以初為尾以上為首曳者欲行而未進之象也初九方行於險未畢濟者也故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開之有端必始於爭爭則動動則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六爻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

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茀者婦之蔽也婦喪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竝生而憂患之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於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

憊也

未濟方其未出于難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風雖厲民以犯難可也及其既濟已出於難則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為其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而既濟之九三以是為憊也未濟之主在六五而九四為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於主而用之於伐鬼方雖三年之久未見其克不克也而猶賞之

以大國者以難未平也若出於難則臣必用其威於主而主亦疑其臣矣既濟之九三以九五為主臣主皆強故曰高宗伐鬼方以見三之為五用也雖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後克之者既濟之世民安於无事而不可用也未濟之賞以大國也豈嘗問其君子小人哉有功斯國之矣而既濟則小人勿用蓋已疑其臣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備舟隙也四居二陽之間而不相得故備且戒如是也卦以濟為事故取於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西者彼我之辭也祭未有不殺牛者而云殺牛不如禴祭何也曰禴祭時祭也國之常事而殺牛者非時特殺而祭以求福者也小人以為禴祭常事不足以致福故以非時殺牛而求之而不知時祭之福不

求而大來也人之情在難則厭事而无難之世常不能安有其福故聖人以為既濟之主在於守常安法而已求功名於法度之外則易之所謂殺牛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上六畢濟之時也而以陰居之未免於危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謂六五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未濟陽皆乘陰上下之分定未可以有為也汔涸也坎在離上則水溢而火怒於下必進之象也是以雖溢而可以濟坎在離下則水涸而火安於上不進之象也是以雖涸而不可以濟君子見其遠者大者小人見其小者近者初六六三小人也見水之涸以為可濟也是謂小狐汔濟而九二君子也以為不可曳

其輪而不進則小狐安能獨濟哉是謂未出中也二陰輕進而九二不予是以六三征凶初六濡其尾雖九二亦病矣故无攸利見易而輕犯之遇難而退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曰不續終也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易二三四五皆失位惟未濟與歸妹也故皆无攸利而歸妹又征凶者剛柔不應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上下方安其位而不樂於進取則君子慎靜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會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水火相射極乃致用故濟必待其極汔濟非其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外若不行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未濟非不濟也有所待之辭也蓋將畜其全力一用

之於大難大難既平而小者隨之矣故曰利涉大川
六三見水之涸幸其易濟而驟用之後有大川則其
用廢矣故曰征凶見涸而濟者初與三均也初吝而
已三至於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
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有震主之威茍不用於鬼方則无所行其志矣
震主者悔也貞於主而用於敵所以悔亡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出於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廣大者也下有九二其應也旁有九四上九其鄰也險難未平三者皆剛莫能相用將求用於我之不暇非謀我者也故六五信是三者則三者為之盡力而我无為此貞吉无悔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

首亦不知節也

節事之會也是是時也至於是而不濟終不濟也故

未濟之可以濟者惟是也險難未平六五信我將以

用我也我則飲酒而已何也將安以待其會也故无

咎

上九之謂首濡其首者可濟之時也若不赴其節

飲酒於可濟之時則信我者失是時矣

東坡易傳卷六

東坡易傳卷七

宋 蘇軾 撰

繫辭傳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苟非其常則剛而靜柔而動者有之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

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毀有廢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天地一物也隂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邪繇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

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

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之間或貴或賤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陳而貴賤

自位矣或剛或柔未有斷之者也動靜常而剛柔自

斷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類聚羣分而吉凶自

生矣或變或化未有見之者也形象成而變化自見

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

用迭作於其間雜然施之而未嘗有擇也忽然成之而未嘗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顯體分而名立則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豈乾以其剛强之德為之女者豈坤以其柔順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聖人者亦然有惻隱之心而未嘗以為仁也有分别之心而未嘗以為義也所遇而為之是心著於物也人則從後而觀之其惻隱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義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上而為陽其漸必虚下而為隂其漸必實至虚極於无至實極於有无為大始有為成物夫大始豈復有作哉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乾无心於知之故易坤无心於作之故簡易故无所不知簡故无所不能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易簡者一之謂也凡有心者雖欲一不可得也不一

則无信矣夫无信者豈不難知難從哉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從之也不難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知之與作易之與簡易知之與易從有親之與有功可久之與可大德之與業皆有隱顯之別矣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以不知也古之言賢人者賢於人之人也猶曰君子云爾夫賢於人者豈有極哉聖人與焉

而世乃曰聖人无德業德業賢人也夫德業之名聖人之所不能免也其所以異於人者特以其无心爾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此近世之俗學古无是論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則物莫不得盡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則聖人者豈不備位於其中哉吾一有心於其間則物有僥倖夭枉

不盡其理者矣僥倖者德之夭枉者怨之德怨交至則吾任重矣雖欲備位可得乎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繇此觀之繫辭則彖象是也以上下繫為繫辭失之矣雖然世俗之所安也而无害於易故因而不改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得之則吉失之則凶此理之常者以為未足以盡吉凶之變也故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一生則

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宜若吉而凶宜若凶而吉者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失得未決則為憂虞及其已決則為吉凶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為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

之埶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為有无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為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未極則為三既極則動動則為六三六无異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至於占則君子之慮周矣故祐且吉无不利者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

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

陰陽各有所統御謂之齊夫卦豈可以爻别而觀之彼小大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脉分理解无不順者蓋未嘗鑿而通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

介小疵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

指其所之

辭爻辭也卦有成體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辭隨其所適之險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夫爻亦未嘗无小大而獨以險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適也同是人也而賢於此愚於彼所適之不同也如此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符合也彌周浹也綸經緯也所以與天地準者以

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此與形象變化一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人所以不知生死之說者駭之耳故原始反終者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精氣為物遊䰟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必其所見而後知則聖人之所知者寡矣是故聖人

之學也以其所見者推至其所不見者天文地理物之終始精氣遊魂可見者也故聖人以是三者舉之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无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

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以天下窮至於匹夫无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賢為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異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與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與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變化亂之禍福刼之所不可知者惑之變化莫大於幽明禍福莫烈於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

於鬼神知此三者則其他莫能蔽之矣夫茍无蔽則人固與天地相似也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知之未極道之不全是以有過故箕子以極為中明夫極則不過也知周萬物可謂極矣道濟天下可謂全矣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

避礙故旁行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使物各安其所然後厚之以仁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範圍規摹也

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相反而能通之則不為變化之所亂可以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果何物哉雖有婁曠之聰明未有得其彷彿者也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矣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有可乎雖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陽與不見陰陽之彷彿而謂之无有者皆惑也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

喻道之似莫密於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水者有无之際也始離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幾於道聖人之德雖可以名言而不囿於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陽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謂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

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
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
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人則不可故
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
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也孟子
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
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性之於善猶
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

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有聞邪有聞而後有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夫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為

仁意存乎仁也智者以道為智意存乎智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

仁者其已然之迹也用者其所以然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人見聖人之憂也豈知其中有不憂者未嘗與其所見者同哉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我未常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已有則其富有畛矣

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者未嘗有日新者未嘗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无得无喪无吉无

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

謂之易有生有物物轉相生而吉凶得喪之變備矣

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設則无以交於事物之域而盡得喪吉凶之變是以因天下之至剛而設以為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設以為坤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見也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成象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生生之極則易成矣成則惟人之所用以數用之謂之占以道用之謂之事夫豈惟是將天下莫不用之用極而不勸者其惟神乎故終之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使陰陽而可測則其用廢矣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遠邇猶深淺也得其深者雖為聖人有餘而其淺者不失為君子

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

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則其静也絶意於動而其動也不可復回深則其静也斂之无餘而其動也發之必盡絶意於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斂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夫小生於雜𥫍生於疑故專直

生大翕闢生廣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隂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明乾坤非專以為天地也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易之言德業有隱顯之别而德之微者莫若智業之著者莫若禮故又以其尤者明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地位則德業成而易在其中矣以明无别有易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堯舜不能加桀紂不能亡此真存也存是則道義所從出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賾喧錯也古作嘖從口從𦣝一也春秋傳曰嘖有煩

言象卦也物錯之際難言也聖人有以見之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畫以為卦剛柔相交上下相錯而六爻進退屈信於其間其進退屈信不可必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會通之處也見其會通之處則典禮可行矣故卦者至錯也爻者至變也至錯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惡也至變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變化之間不容毫釐然且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則虛以一物雍容之至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夫論經者當以意得之非於句義之間也於句義之間則破碎牽蔓之説反能害經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學者可以求其端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合而相因則為五十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分而各數則為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數五十

五行蓋交相成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數始於一而至於五足矣自六

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後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言四時足以

舉土而言土不足以舉四時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於是稼穡而已五藏六府无胃脉則死而脾脉不可見如雀之啄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見也故曰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

其用四十有九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分而為二以象兩則其一不用太極之象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分而為二一也掛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歸奇於扐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而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爲老七八爲少之説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十而少於八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

下而上陰陽均也𦋺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别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扐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少多者奇偶之象也三變

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兊之象也巽離兊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

之學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生生之極也

顯道神德行

道神而不顯德行顯而不神故易以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

應對萬物之求

可與佑神矣

助成神化之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神之所為不可知也觀變化而知之爾天下之至精至變與聖人之所以極深研幾者每以神終之是以知變化之間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為神則不可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聖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於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為道則過矣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筮占之類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世之通於數者論三五錯綜則以九宫言之九宫不經見見於乾鑿度曰太一行九宫九宫之數以九一三七為四方以二四六八為四隅而五為中宫經緯四隅交絡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隂陽老少皆分取於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為老隂少陽取七餘八以為少隂此與一行之學不同然吾以為相表裏者二者雖不經見而其説皆不可廢也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

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歷術之類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深者其理也幾者其用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者此之謂也

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之也止於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於幾與深也則道有時而窮使數不差道不窮者其唯神乎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變通之謂事隂陽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既以神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為聖人之道者以此也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

而已者也
所謂斯者指此十者而學者不以此十者求之則過
矣水至陰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後生者陰不得陽則
終不得烝而成也火至陽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後生
者陽不得陰則无所傳而見也五行皆然莫不生於
陰陽之相加陽加陰則為水為木為土陰加陽則為
火為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
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渾沌朴鄙不入於器易

則開而成之然後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術自以為至矣而支離專固不適於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後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剛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則天下之物皆棄材也天下之道皆棄術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蓍有无窮之變故其德圓而象知來之神卦著已然之迹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圓適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義易以告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以神行智則心不為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運而已不與斯所以為洗心退藏於密也

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其迹不出於吉凶之域故與民同患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故其實无患來者應之謂之知來已行者莫見其迹謂之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夫能洗心退藏則雖用武而未嘗殺況施德乎不然則雖施德有殺人者矣況用武乎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

天者死生禍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也是故明天之

道察民之故而作蓍龜蓍龜之於民用也其實何能

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故禮

義廉恥以前賞罰則賞罰設而不用矣

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齋戒所以前祭祀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

不窮謂之通

同是戶也闔則謂之坤闢則謂之乾闢闔之間而二

物出焉故變者兩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則往者窮於仲來者窮於屈矣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象而後器器而後用此德業之叙也而神常終之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極者有物之先也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四方之間四方之間立而八卦成

矣此必然之勢无使之然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入於吉凶之域然後大業可得而見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

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蓍龜决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之者則其无心而知吉凶也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效之者效其體一而周萬物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象之者象其不言而以象告也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於易見於

論語不可誣也而今學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圖書有時而然也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无聖人莫識其義爾河圖洛書豈足怪哉且此四者聖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當是之時有其象而无其辭示人以其意而已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聖人以後世為不足以知也故繫辭以告之定吉凶以斷之聖人之憂世也深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為能盡之故孟軻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

設卦以盡情偽

情偽臨吉凶而後見吉凶至則情者自如而偽者敗矣卦者起吉凶之端也

繫辭以盡其言

辭約而義廣故能盡其言

變而通之以盡利

既變之復通之則反復於萬物之閒无遺利矣

鼓之舞之以盡神

孰鼓之歟孰舞之歟莫適為之則謂之神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縕蓄也隂陽相縕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為易之縕乾坤之於易猶日之於歳也除日而求歳豈可得哉故乾坤毁則易不可見矣易不可見則乾為獨陽坤為獨隂生生之功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道者器之上達者也器者道之下見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有其具而无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脩誠无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東坡易傳卷七